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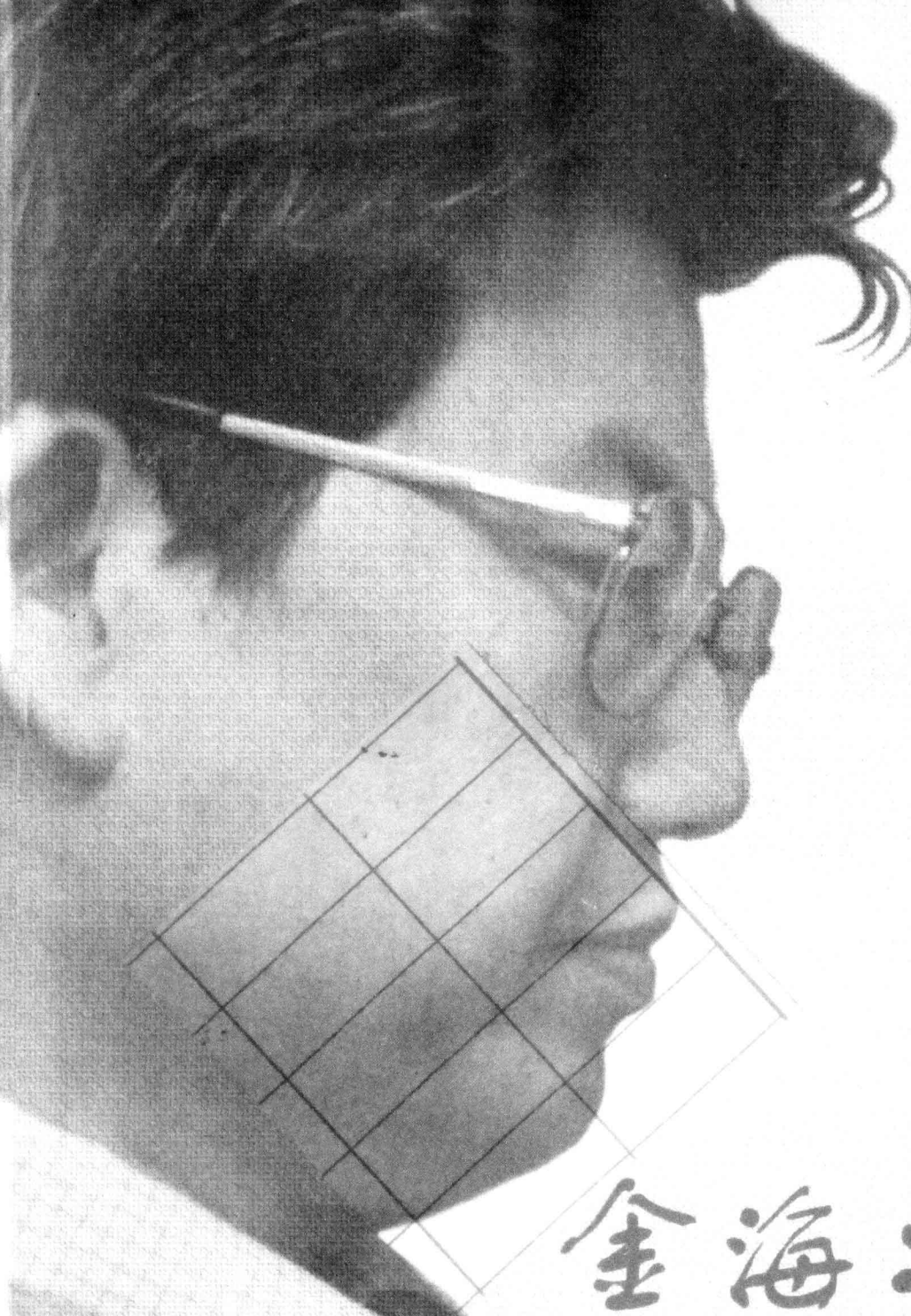
金海之歌

田培良 著

历尽病痛的折磨，
却依然笑对人生；
面对生命的挑战，
毅然选择了拼搏与奉献，
他以超人的毅力创造了生命和事业的奇迹，
展现了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崇高境界。
他就是草原保尔——金海。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金海之歌

田培良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海之歌/田培良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04-11519-8

I. ①金… II. ①田…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0524 号

金海之歌

作 者	田培良
策 划	郭 刚
责任编辑	阿拉坦高娃
封面设计	徐敬东
责任校对	李向东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11519-8/I · 3381
定 价	26.00 元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4972001 497209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保 尔

一个人无法选择生命的长度，却可以主宰
生命的宽度。

——金 海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入 学 / 001

- 1 沙窝子里走来的年轻人 / 002
- 2 “失奶的孩子” / 009
- 3 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 / 011

第二章 热 恋 / 019

- 4 你能做我的妻子吗 / 020
- 5 头一回约会就哭了个一塌糊涂 / 024
- 6 青冢畅想曲 / 030

第三章 留 校 / 037

- 7 跟“死人”打交道你乐意吗 / 038
- 8 一辈子的大事，本该办得圆满些 / 046
- 9 搞历史，全凭史料说话 / 049

第四章 书 虫 / 053

- 10 我林娜就做你金桑的终身“保姆”吧 / 054
- 11 孩子打破了他们的平静 / 057
- 12 那就夫唱妇随吧 / 062

第五章 较 真 / 069

- 13 任何人概莫能外 / 070
- 14 朋友们眼中的“金胖子” / 073
- 15 那是段特别开心的日子 / 078

第六章 黑 障 / 085

- 16 一定要给我顶住 / 086

17 癌症病人大都是吓死的 / 091

18 硬硬铮铮站起来，乐乐呵呵活下去 / 094

第七章 坚 持 / 101

19 讲不成课咱们就搞研究 / 102

20 博士论文是这样写成的 / 105

21 最值得庆贺的两件事 / 112

第八章 春 蚕 / 119

22 我至少可以做只蚕吧 / 120

23 甚时候招呼我甚时候到 / 123

24 这就是金海的人品 / 130

第九章 蜡 炬 / 137

25 航标灯 / 138

26 蜡泪不多了，得抓紧 / 143

27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 147

第十章 榜 样 / 155

28 没有一封信是金海写的 / 156

29 部长说话了 / 164

30 报告团所到之处 / 170

第十一章 牵 挂 / 175

31 感觉不对劲了 / 176

32 托付 / 181

33 遗憾，最大的遗憾 / 185

第十二章 英 雄 / 191

34 草原上的当代保尔 / 192

35 他就是英雄，新时代的英雄 / 196

36 在那长满艾草的山坡上 / 201

第一章

入学

- ◎ 沙窝子里走来的年轻人
- ◎ “失奶的孩子”
- ◎ 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



1. 沙窝子里走来的年轻人

金海是开学那天才赶到学校的，比“录取通知书”要求的报到时间晚了一天。许多天后，他还为没能参加上神圣的开学典礼懊悔不已。

这位内蒙古大学蒙文系的七七级新生在路上就走了三天。

头一天，他通过在乡里当乡长的舅舅搭了辆顺车，从沙尔利格去了旗府所在地嘎鲁图；第二天一早，又从嘎鲁图坐上班车，在沙窝子里晃悠了一天，太阳落山时才进了东胜，这就错过了去包头的班车；第三天，先坐班车去了包头，又从包头换乘火车，等去了呼市，已经是下午了。

他本来打算提前一天就动身的，临到跟前又改了主意。一则为搭那辆顺车，省两个路费；二则也为多待一天，给家里再干些活。他是家里的老大，妹妹弟弟都还小，两位老人虽然年纪不算大，但是身体都不好，他想把家里的事情尽量安顿好，走了才放心。这就弄了个一路紧赶，最终还是误了事。

好在一进校门就遇上了负责收尾的工作人员，人家帮他办完了各种手续，又领着他来到蒙文系的学生公寓。

“欢迎新学友”的标语牌还在楼门口立着，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显

然已经撤了，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在那里放着。正这时候，两个学生模样的姑娘从楼里出来，跟他们走了个对面。

“请问是我们蒙古语言文学班的么？”其中的一个问。

“是，正是你们班的。”陪金海的那位工作人员回答。

“同学，请问你叫什么？”

“我叫金海。”

“林娜，快去告诉咱们班主任，就说金海同学到了！”她对另一位同学说。

被叫做林娜的那个女同学正要走，她们的班主任听到声音从楼里赶出来了。班主任大步走到金海面前，热情地跟他寒暄。两个女同学也一齐上手，一个帮金海提行李，一个替他拿挎包。

“金海同学，你会吹拉弹唱？”林娜同学见金海带着二胡和笛子，就好奇地问。

“不会，只是喜欢。”金海谦虚地回答。

“那咱们班上又多了一位文艺人才！”林娜跟那位女同学说。

“男同学住一楼，女同学住三楼。”班主任一边说，一边领着金海向一楼走去。

一入学就受到老师、同学的热情欢迎，吃的、住的都安排得那么周到，这让头一回出远门的金海感到分外地高兴。

当晚熄灯后，同屋的几个同学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唯有金海，躺在那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越躺心越亮。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他的家乡，回到了他的达来柴登。

达来柴登是金海的出生地，那地方归伊克昭盟乌审旗沙尔利格苏木管辖，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达来柴登在毛乌素沙漠的南端，一出家门就是大大小小的沙窝子，稍微平缓些的地方，

长满了牛羊爱吃的芨芨草和艾草。夏秋时节，赶上雨水多的时候，山坡上绿绿的，再加上一卜一卜的椽柳，也还很有些看头。据说这里住过一位名叫“达来”的人，村子的名字就是跟上这人叫下来的。至于这个人是在干什么的，谁也说不清，反正一辈传一辈，一直叫到现在。

从达来柴登再往南，走不多远就是美丽的巴图湾，巴图湾的旁边是著名的统万城；再往南，就进入陕北靖边的地界了。

达来柴登这一带，正好位于蒙陕两省的交界处，别看地势偏，却也出了不少有名的人物，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发生过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这让少年金海从小就记熟了他们的名字。

住在达来柴登的人们，世代以放牧为生，间或也种些玉米、糜子和土豆，量不大，主要是自己食用。

一九五五年初冬的一个夜晚，金海就出生在达来柴登一个普通的牧民家。那天按公历是十一月十一日，农历是九月二十七。他的父亲叫宝日其劳，母亲叫乌斯哈勒，都是土生土长的蒙古人。金海出生那年，父亲已经三十岁了，母亲小父亲九岁，二十刚出头。

金海的名字是他父亲起的，叫“阿拉腾达来”，是蒙名，译成汉语就是“金色的大海”，简称“金海”。小时候，人们都叫他“阿拉腾达来”；后来上了学，渐渐叫成了“金海”，“阿拉腾达来”反倒很少有人叫了。

金海是八岁上的学，学校在沙尔利格，离他们达来柴登有十五六里。路太远，金海只能住校。八岁的孩子就离开父母在外面独立生活，这使金海从小就养成了自立的习惯，洗衣、做饭，都是他自己干。

沙尔利格小学是公社的中心小学，蒙汉合校。金海上的是蒙文班，

小学六年全部是蒙语授课。小学毕业后，要想上个好一点的初中，就得到几十里外的陶利中学或者更远的嘎鲁图中学去，那得支付很高的生活费，金海家穷，拿不起。这时沙尔利格学校正好开设了“戴帽子”初中，有汉语授课，这正中金海的意思。他怕跟不上，主动退了两级，跟着汉文班的同学从头学习汉语。这样，等三年后初中毕业，他在这个学校就整整上了十一年。入学的时候八岁，一赶毕业，已经十九岁了。虽然多上了两年，但对金海来说，却益处多多。一九七四年他从这所“戴帽子”中学毕业时，不光蒙语好，汉语也不错，成了“蒙汉兼通”，这让很多同学羡慕不已。

初中毕业后的金海考上了嘎鲁图中学，他要在那里接着读高中。那是全旗最好的中学。

那年的暑假金海没有回达来柴登，他留在了沙尔利格，和他的表弟奇开福以及另一个叫做特古斯的同学给学校脱了一假期的土坯。假期结束的时候，他们每人拿到了一百四十多元的工钱。在一九七四年，这可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除过支付开学的费用，还有一多半的结余。金海把余下的钱一分不剩地交给了父母。

两年的高中学习很快就结束了。高中毕业后的金海回到了达来柴登。回到达来柴登的金海没有接父亲手里的那根放羊鞭，而是接过了民办小学的教鞭。

他们达来柴登是个自然村，当时还是大集体。按大集体的体制，自然村属于生产小队，生产小队归大队管。管他们的那个大队叫红旗大队。红旗大队办了所民办小学，也有一百多名学生，五个班级，八九个教师。学校缺教师，就把毕业不久的回乡青年金海请去了。

民办小学的那几个老师文化程度都不高，最高的只有初中，有两个只念完了小学。这样，高中毕业的金海就成了他们当中学历最

高的一个。加上他蒙汉语都会，越发成了学校的“香饽饽”。刚刚毕业的金海感觉自己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尽心尽力地带课，还主动帮校长出主意，别的老师有问题来找，他一概认真地帮助。没过多久，全校的老师、学生都很喜欢他，他成了红旗小学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才。

就在金海为当好民办教师、办好民办小学全力工作的时候，一个让他绝对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国家要恢复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时间就定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三日！

这个天大的喜讯金海是从红旗小学的大喇叭里听到的。当时他正绕着学校周围的田埂跑步。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就跑进校长室问校长。校长说他也听到了。不一会儿，沙尔利格学校的老师、从嘎鲁图中学毕业的同学，也都通过那部笨重的手摇式电话机向他转告了这一喜讯。大家在电话里约定，绝不放过这次终于盼来的机会，一定要通过高考实现做了十几年的大学梦！

从那天起，金海就一边带课，一边复习。校长怕误了他的事，对他说：“你那个班我先替你带着，你干脆回家复习吧！”金海摇了摇头，谢绝了校长的好意。一方面，他这人做事向来不喜欢张扬，更不愿意为自己的事去麻烦别人；再则，他也相信自己的实力，毕竟刚刚毕业，又有蒙汉双语的基础。正因为有这份儿自信，他在心里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并不算低的目标：“不光要考上，而且要考好，争取考一个称心如意的学校！”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对于本书的主人公金海来说，更是改变他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天，他和众多的乌审学子一起，又回到了离别不久的嘎鲁图，以考生的身份从容不迫地走进了设在嘎鲁图中学的高考考场。

十几天后，果然不出所料，金海以总分195分的绝对优势，被内蒙

古大学蒙文系录取，成为这所著名大学的一名新生。

尽管预先就对自己有八九成的把握，但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一刹那，我们的金海还是哭了！这张印着内大校名、盖着内大公章的薄薄的白纸，对眼前这个白白的、瘦瘦的、刚满二十三岁的民办教师来说，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身份的转换，意味着命运的骤变。从现在开始，他就不再是那个指望工分过日子的与农民几无差别的可怜巴巴的乡村民办教师了，而成为可以天天吃到公家的供应粮、月月领到数额可观的工资的国家干部了；他可以不必再像他的父辈那样，在这荒漠的沙窝子里，与牛为伴，与羊为伴，与风沙为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穷日子了，从此步入科学的殿堂，在浩如烟海的知识宝库中，与书为友，与笔为友，与桌椅为友，去探寻知识的宝藏了。这是这个牧民的儿子在他家那盘土炕上做了多少年的梦呀！如今，这梦已经变成现实了，小伙子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他能不激动、能不兴奋吗？

就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金海约了他最要好的几个童年伙伴，请了他最尊敬的赛旺校长、达楞巴雅尔老师，领着妹妹乌兰其木格、弟弟阿拉腾森布尔、宝音德力格尔，几个人一起来到达来柴登西边那处久不住人的孤零零的院落。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他要在这里和众人一起分享今天的快乐，庆贺他二十三年来这桩最大的美事！

妹妹乌兰其木格为他熬好了热乎乎的奶茶，端上了他爱吃的风干羊肉，弟弟阿拉腾森布尔在炕桌上摆好了炒米和阿妈做的各种奶食，赛旺校长打开了刚从沙尔利格供销社买回来的鄂尔多斯白酒。

酒宴就这样开始了。没有太多的表白，没有更多的祝辞，当热乎乎的奶茶温热了小伙子们的喉咙，辣酥酥的烧酒烫热了他们的胸膛，饱含深情的乌审民歌就从他们的心间流淌出来了，还有比这更好的表

白吗？还有比这更好的祝辞吗？生活在毛乌素沙漠里的人们，几乎从学会说话的那天起，就学会了唱歌，学会了喝酒。越是遇上高兴的事，他们越要放开怀喝，越要放开声唱。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在达来柴登西边那间孤零零的院落里，金海和他的老师、他的同学、他的兄弟们究竟喝了多少瓶白酒，谁也记不得了；究竟熬了多少锅奶茶，谁也说不清了；究竟唱了多少首歌曲，谁也数不过来了。反正，直到夜半三更，那首《在那长满艾草的山坡上》，还在金海亲手栽种的那片椴柳的树梢上回荡，久久不肯散去：

那长满艾草的山坡啊
是放羊的天然牧场
阿爸和阿妈哟
是我心中的菩萨

那山坡上走来走去的
是长着蝴蝶斑的骏马
心中思念的哟
是我的阿爸和阿妈

那山坡上跑来跑去的
是海骝花的骏马
我心中最爱的
永远是阿爸和阿妈

……

2. “失奶的孩子”

金海一入学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之中。

他们这届学生，因为是一九七七年底招的，尽管入学时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三月了，但学校里边仍然把他们称作“七七级”。

内大上点年纪的教授至今还记得七七级学生当年在学习上的那股拼命劲儿。

如今已经满头白发、年近八十高龄的郝维民教授说起那届学生来，仍然赞叹不已：

“七七级正是恢复高考后进来的第一批，那届学生非常厉害，无论是做人、做学问，都一个赛一个。这么跟你说吧，咱们说一个人学习刻苦，经常爱用一个词叫‘如饥似渴’，七七级学生当年在学习上那真叫如饥似渴，他们像群渴坏了、饿坏了的孩子好不容易见到了吃的、喝的，一个个恨不得把所有的饭都吞下去、把所有的水都喝光，不是一个两个，那批学生都是那样。他们就是群‘失奶的孩子’，逮住什么都想吃，什么时候都不饱！”

乔旺是一九八一年九月考入内大的，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他比金海晚四届，称呼金海为“师兄”。这位后来成为内大宣传部长的“学弟”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他说：

“那个时候，内大的每一座楼都没有值班人员，没有灯火管制，更没有防盗门窗，夜不闭户是常态，教室、实验室的灯通宵不灭。习惯于晚上学习和一早爬起来学习的同学们在半夜或凌晨常常可以互相碰面。七十年代末入学的那些师兄学姐们，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简直像群‘饥饿的人扑到了面包上’，贪婪

至极！”

蒙古语言文学班的金海在学习上更是不要命！

每天早晨，同寝室的八名同学中，金海早早就起床了，尽管头天晚上他从教室回来得很晚。

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绕着操场跑几圈。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好多年了，最早是在沙尔利格沿着镇子上的土路跑，后来是在嘎鲁图的街上跑，再后来是在红旗小学周围的乡间小路上跑，一直没有间断。来到内大后，体育锻炼的条件更好了，他每天一早更得跑几圈。他不像有的同学，除了学习，什么体育活动也不参加。他头天晚上睡得再晚，第二天一早照起不误。他没有闹钟，更没有手表，一到那个钟点自己就醒了，天天如此。除了长跑，他也喜欢打球，羽毛球、排球，都打得可以。

金海对时间是相当珍惜的！除过体育锻炼，他做所有的事情，几乎都要把学习捎上。去食堂打饭要拿本书，一边排队一边看；在饭厅吃饭要带本书，嘴巴吃，眼睛看；甚至上厕所也要带本书，那点儿时间也不放过。尽管是在牧区长大的，金海从小就爱干净。衣服虽然旧，但绝对不脏，外衣、内衣，什么时候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叠得整整齐齐的。他爱穿球鞋，但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从来不让它有一点不好的味道。他就是这么个清清爽爽的人。洗衣服要占去不少时间，而且不可能一边洗一边看书，怎么办呢？手在忙，脑子也不闲着——他在背外语单词，背摘抄在卡片上的各种资料。

金海还是内大图书馆的常客，他甚至和图书馆的管理员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第一次进到内大图书馆，整房整房的图书、满架满架的期刊，在金海思想上引起的震动，让这个从大沙窝子里走出来的牧民的孩子许多年后都难以忘怀。他跟他高中时候的老同学、他的表弟奇开福说：